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

碑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

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守袁州

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

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

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

淮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

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

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楊公

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

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游

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

海神。神。

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
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
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鼉頊西海之神曰蓬萊北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阿明南海之神曰祝融西海之神曰巨乘
北海神次最貴則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天寶中天
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或作
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
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
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

為廣利王

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

王冊

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

或作升武德貞觀

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

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三人取三月

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

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

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

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

五嶺諸軍仍

觀察其郡邑

唐制嶺南為五府而嶺於南方

事無所不統地太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

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
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或
禱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
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
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
供滋或作茲供从石本作恭誤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或謂
本盲作瘋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
今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
雨風雲之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
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

天寶十二月以孔

為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按
傳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幾每
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公
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

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

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

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

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

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

使送往其上或有具字或作且字官上或有
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

詞

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
以為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其恭且嚴如

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

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

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

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

星明穉几利切說文穉也選何晏景福殿賦穉若幽星之纏連李善音占愛切蜀

本非是言立夏行事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且牽牛中上文

正此時也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

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

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其海之百靈祕怪

恍惚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食地或作恍地

音鴛旗燾旄麾飛揚掩藹鏡鼓嘲轟高管噉譟音

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

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祀之石本作祝

祀其理甚明或疑風災熄滅入厭魚蟹五穀

胥熟明年祀歸祀諸本石本皆又廣廟宮而

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一

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
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
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
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
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
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
三萬二千斛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賦金
廿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一丐
正作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作四面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

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

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

嫁下方有者字石本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

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

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咸願刻廟石以著

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作之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

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

右或作祐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

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按今

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處州孔子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碑記

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

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為或作

屬上下句而社字無而非字句龍與弁乃其佐享

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

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杜牧云稱夫

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

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也張文潛

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

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文宣王

南面而坐以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跪祭或

薦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弁以功孔

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

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或作無如或
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或作已孔或以
作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歐陽公曰
夫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
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
云后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
而歿有所享以此為盛者乃謂生雖不得位
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為謬
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氏
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
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郡邑皆有孔子廟
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

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

官繁鄴侯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

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子或作顏回其餘

六十子子或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

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

玄等數十人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

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

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

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皆圖之壁選博士

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又為字或在

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

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

菜禮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菜祭之略者也

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

也者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

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

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庠音卑神

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先亦窘寒暑乃新斯宮

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揭

居謁切又音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

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惑

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

此篇方从石本羅池

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

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

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寺

協律郎上柱國陳會篆額長慶

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

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

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錄

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
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正月
傳師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
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
亦未為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
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
正月蓋傳模者誤按舊史公傳
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
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
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
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
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
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
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
州以精多魄強為羅池之神昌
黎叙其事而錄之大意謂子厚
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為星辰
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

其所以推尊甚大石敏若此世
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有抱
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為明神
烈鬼魏我廟食理也李衛公竄
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尚能使
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
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
曰此亦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
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十年

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柳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

三年民各自矜奮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

也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

也

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
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
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
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
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
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步或作涉柳子厚
鐵爐步志曰江之
澣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池園潔脩豬牛
今按孔殘志亦有泊步字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
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

以男女相質又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

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

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樹以名木柳

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

飲酒驛亭嘗或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

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

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三年孟秋辛

卯長慶三年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

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

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
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
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
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福禍或可謂
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
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
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
曰

荔子丹兮蕉黃

蕉下或有葉字或有予字

雜肴蔬兮進侯

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
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
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援吟兮秋鶴
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爲
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鐫改之今尚
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鐫改之今尚
能無誤之一石本不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
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
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

音庚稊徒古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黃陵廟碑

此篇方从石本曾子開曰

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為正

湘旁有廟曰黃陵

筆墨間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即龜策傳言江旁

也老人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

石碑石或作古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

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

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

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

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

也事見史記秦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

君而離騷九誥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

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

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或作返據下道

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

下文揭陽亦作揭陽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小水或作

海經作小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

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

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

誥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有為字各以

共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

得稱君也或無君母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

昇道南方以死昇或作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

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

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

夏殷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

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

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

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

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

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

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有死字二妃既日以謀語舜脫舜

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

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潮非是又或作湘元和十四年

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

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唐為潮州揭陽縣至石本揭作揭音竭

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

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

敕令量移袁州明年九月使以私錢十萬抵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

岳州願易廟之圯捐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

上或有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

故善與上或有餘字。今按此合有謂曰丐

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

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

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

道碑銘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令

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今誌其墓又

書神道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或無之字

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時春秋時王子成父

人號曰王家因為氏敗狄有功左氏文十一年鄭瞞侵齊因賜氏

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彥芳博

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因號

所居鄉為君子下或有公其君子鄉人也魏

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古限歷

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

暕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

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

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

墓志同。今按上句已有公字此不少孤奉

當再出當刪然無別本可據姑存之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

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願為交貞元初射策

三

拜左拾遺

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與

陽城合遇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

奈父而嘉之或無而字之或作其後入閣德

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其也果然月

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

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在

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

自得者眾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或無

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三叔文用事

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

或無為參謀為荆南節度得五品服放跡在

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

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

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

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峽州刺史峽或

友人楊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

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

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

貞元

填道迎顯公德

顯或頌

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

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

火上或有其

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

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

政或作化

天子

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

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

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

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

用所長在外又周知俗之利病

或無利非是

俾治

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

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

奏罷榷酤錢九千萬

千或作十

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

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

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

或無足字代

罷軍

之息錢

息上或有日字

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

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

廩上或有字

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

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

小全
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

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二月葬河南葬下或

無於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

請詩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泗詞

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

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

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

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亭

韡為華英韡為諸本作韡而華英作英華不矜不盈孰播其

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

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過堅懇或作

聖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

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

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握竟遭

斥奔父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

病萎枯以膏燠暘以醒暘或作暘坦之敞之必絕

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

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

上藉其實作籍或俾統于洪逋滯攸除姦訛革

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乎或禁絕

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

謳或或作謠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埃

奄忽洎洎作奄忽或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

彌高方云此錄有美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

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未句高字仍與勞洎韻叶非有異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

神道碑銘

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閒有誤處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營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也

韓姬姓以國氏

國下或有為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自

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其先有自潁川

徙陽夏者音假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秦滅韓以

其地為潁川郡陽太康之韓新舊史皆言弘

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

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

言自可不與人交眾推以為鉅人長者交或

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為是今以下

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與人校為是更詳之

鉅上或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官至游

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

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復出夫人

國有功建中貞元之間功下或有於字為宣武軍帥

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

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侃侃

侃字侃不縱為子弟華靡邀放事縱或出入

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

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

百人兵下或有將字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

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欲切諸老將皆

自以為不及或皆字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去為

宋南城將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為

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

使李萬榮為使弘出為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

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九月卒軍中皆曰此軍

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

之肉下或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

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

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

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

長厚共請為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

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

節度副大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

氏舅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員少誠反或無

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

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

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

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孳而髮櫛之幾

盡苗孳而髮櫛之淮南然不一揃刈不足令

震駭字駭或作駭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侍

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數入聲與音預自

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

二百字

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謹

者○謹音歡李師古作言起事作或屯兵于

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

界而為盜邪盜上或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

師告急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公使謂曰吾

在此公無恐無上或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

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下為

或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

鞮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

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

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十月以田李師道使

來告曰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

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或作又首

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

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

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兵以或

是非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

公都統諸軍元和十年九月以弘曰無自行

充淮西行營都統使

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
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淮西
二千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
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
罷都統公武檢校左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
散騎常侍充節度使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
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
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
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十五

或作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

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

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

公有汴初公下或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

歛且給恒無宿儲無上或至是公私充塞至

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

願留京師奉朝請八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

元經體元下或有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

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

言正

位以弘又除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

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

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病不

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

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年五十八

十考新舊史定从今本贈太尉賜布粟或作

或無天子為之四字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

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

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

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日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

或作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

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

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

身佞辭甲或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

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

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釣

情或作鈎染或作謀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

作後或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

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

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

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

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公武鎮渭北官公

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

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七月汴

牙將李昇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

八月汴州監軍斬昇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

校司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

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

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

有矜域矜或作軫非是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

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

自為輕重或無自為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居例切將得其人眾乃

一揭尚揭焉。與憇同詩不切其人為誰韓姓許

公磔其梟狼格切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

壤大豐貞元元孫貞元皇帝命正我字公為

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壩江河邊地前漢

緣切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

間為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淮南子視

說也。睨音左顧失視右顧而蹠巨几蔡先

郟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

都常山成德軍孰陪孰扶陪或作倬天施不

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

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

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

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謂上

宗穆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

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

扳春秋傳扳引而立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

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公之

推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

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

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

馬子長崖蔡不足多也安定皇

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或無

二封濟陰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曾伯

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

死高宗朝高或作中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

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

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

御史以事觸竇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

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游上或子厚少

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

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嶄士咸切衆謂

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

字或作授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

不當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或作出入經

史百子踔厲風發角切踔勅率常屈其座人名

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

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

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

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

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

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今按方本得

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焉矣初本直書後
乃更定也若以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
字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州上或自承字承貞
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
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
州司馬貶承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
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水
或有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
而子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既
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
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
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
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
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
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
法度可觀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其
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
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
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

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
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
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上或作
或無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
刺字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
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
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
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
之救下或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

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
之風亦可以少媿矣無少上或子厚前時少年
勇於為人不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
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
故卒死於窮裔死或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
時也道上有或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
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
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能或作
非然子厚斥不義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

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雖使子厚得

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

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

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

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七

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

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傲知舉

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維第八人女子

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維即退之之孫

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

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槩立然諾下立字

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

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或作

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

焉或無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

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或

且作

且作

皇朝卷三

東雅堂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

公墓誌銘李道古曹成王曹成王碑新

附臯傳後而載焉
柳責事少加詳焉

公諱道古字其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其先

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

王成王諱臯王諱上或無有功建中貞元間

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內

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或無成王字公

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獻文輿三十卷拜校

書郎集賢學士四遷宗正丞憲宗即位選

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

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

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十一年

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

黔中來朝即以為鄂岳沔以鄂岳道兵會

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

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

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泌或作貴經云新

舊史李干墓志石

本皆泌以故起閭閻氓為刺史不效貶循州

司馬其年九月三日有月下或以疾卒于貶所

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

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東都某縣其

或作某年月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

紘脩或並紘為進士學或作女貢嫁崔氏夫

人隋雍州牧鄭公音鄭叔裕五世孫叔裕字

兆杜陵人周大象二年父士倫且緣蓬山令

次配崔氏諱葯葯白並其葉謂之葯乙角切又音約生綽紹

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

大曆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為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

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

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

至而葬十公宗室子生而貴富或無生能學

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

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太謂當

公弟兄或弟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

何

誰黜不復誰或作誰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于
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

墓誌銘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羣贈簞卽其人至是

之銘

君諱羣作君或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

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子直西魏大

子孫因稱以自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

此有則不會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

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

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吏部

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鄂縣尉拜監

察御史佐鄂岳使鄂縣屬裴均之為江陵貞

十九年五月均自荊南行軍司馬為以殿中

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之徵或作戶徵非

召均為尚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加

書左僕射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

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

六年

四月以夷簡代均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

鎮襄陽五月均卒州刺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會衢州無刺

史方選人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宰相

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

及揚州遇疾居月餘或無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

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

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

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音朔不

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熱或作然斬或作斬

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

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上

字六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

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

不能設食看或作對看客主各自引退亦不

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

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

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

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

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

肇京兆人大曆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

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

侍郎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

陵蕭儻詞或作嗣宗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

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四或一

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闕再鳴謂進士及佐三府治

藹厥蹟三府謂鄂岳郎官郡守愈著白官或

洞然渾樸絕瑕謫樸或璞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

薛薛我元積為神道碑而公誌其

墓公嘗為河南與薛為代故誌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其上祖懿為晉安西

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

德儒汾陰河中縣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

或無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其後皆蕃

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

寶

胤有子九人續純絢緝繪皆有名位其最季

諱縑為河南令以卒縑或作謙世河南有子

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

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人丹戎皆

有名蹟其達者四人人温州刺史丹廬州刺

西觀使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

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閒不以事自累為貴

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常州刺史

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日州客至

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

職公不辭讓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

江西辟為從事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

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為江西

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

衡為給事中映表戎留之桂或作睦映卒貞

十一年七月映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

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貞元十一年三月

察使表戎為判官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

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
冕惡其異於已懷之未發也遇馬摠以鄭滑
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摠
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
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遂
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
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
公自副冕卒闕濟美代冕使福又副使事於
浙東府濟美使浙東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

拜尚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

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

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

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它方

亦無書除授月日者或非是史下方無兼

字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

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

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

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踈遠皆家歸之疾病

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

秋七十五卒上或有病字奏至或無此二字天子為之罷

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

弔者作大人或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

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其或明公凡

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

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沂世曰洽長生九

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

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嘗令河南公之

葬也故公第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

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

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傴俛以隨亦貴於

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

壽叶寶或作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

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卷之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二

東品徐氏
勳粹家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

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尚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

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

或無前鄜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公武之母坊或作州非夫人在家以孝友聰

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

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或

有之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

賢事皇姑齊國太夫人太夫人弘母劉肅恭

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

六親能上或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

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

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

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

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廊之公府春秋若干

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

再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

或有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

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太

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

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翟黃帝之

瑁顯於魏翟瑁佐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

成

帝時翟方進封高陵侯義以家酬也翟義遷于南陽始自

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

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公或作子父非是

在鄜時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蜀地其

之鄜州蓋取名於此為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

承我祀子曰毋兮莫我撫已莫我或慰文駟雕

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

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公嘗有送竇王

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

牟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

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序稱殿

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

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

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即司業明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六代

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

仍襲爵名代或世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

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

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謹

昌

厚重舉進士登第

孝謹厚重元二年

作孝愛

佐六

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

或無虞部字

元和

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

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

年生於天寶八年

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

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

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

行于京師人遲其至

一。遲音穉義見卷岐山下詩

及公就

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

高為給事中

高字公顯滄州東光人貞元初為給事中

光方有重名

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

嘗下有或字公一

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

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

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

節度使李長榮卒

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

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為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

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經年舉歸東都

舉昇車也呂氏春秋下舉命封夏后從史卒

敗死

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為其都知兵馬使

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

縱留守東都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

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

奏牟為歷六府五公牟初為東都留守巡官

府判官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

望有彼此言者或無六府從事幾且百人

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

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官令守令守疑當

守法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

禮扶善遏過溫舒傳遏過者謂之妖言益明

上下之分益字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

道公一元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常字中行

年進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

處士徵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

尹薦羣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元和二

拜左拾遺出帥黔容以卒元和

羣代已為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元和

容管經略使九年召還至衡州卒庠三佐大

府武昌奏庠為推官元和三年五月韓阜出鎮

大六十七 昌 東雅堂

浙西以庠為副使 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鞏

亦進士 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第 以御史佐淄青府 元和十四

年三月以薛平為平盧 皆有材名公子三人

長曰周餘好善學文 或作好學善文 能謹謹

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 下或有曰

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 大

曆三年生至是年五十五故 以童子得見於

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

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

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 昔有過

后相后緡方娠逃歸自竇生少康少康 聖愕

旋河犢引比 史記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

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相嬰撥漢納孔

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相嬰撥漢納孔

軌 撥或作發竇太后從兄子嬰相武帝武帝

云撥漢納孔軌蓋謂撥漢家 後去觀津而家

平陵 而或作西 遙遙厥緒夫子是承 何昌寓

有姓閔者求官自曰子騫後昌 我敬其人我

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幾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後孔子

十五世曰務本務本子如珪如珪事唐為尚

書左丞長慶二年以幾年七十三三上書去

官無三字或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

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幾累表請老詔幾以

徵士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謂曰公

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留下或曰吾敢要君

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

相之為二宜去方以杭本無至字云洪引龔

有司年至則致事今大夫年至矣恐未必然

○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杭

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

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

下却少一吾字不敢輒愈又曰古之老於鄉

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

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

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

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
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
賢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
與相見。相上或有孔幾字。今按上下文幾
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年纔七
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
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
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
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

以進士。建中元年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

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

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

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

尹三月之俸。三上或無尹字幾為給事中江

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

右三翻其情幾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

尹三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

作左幾元和未嘗為左丞蓋權知右丞事

也而山谷本於為尚書左丞之上海本可攷

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
故又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
丞三字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
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
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
刺史或
在罷貢海物之下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
為遞夫而言也新史亦可攷或無可食二字
下却令答外按小兒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
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恃恩恣
橫部邑煩擾元和九年裴寰為下却令疾其
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
大怒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即此
事也小兒事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
見順宗實錄

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音主邽十二年
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和元
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
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為朕求
之度以錢對庚戌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
以錢為節度使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
之稅與步水岸渡處碇丁定切始至有閱貨之
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作賄或絕海
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
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沒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

大正廿二
東雅堂

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
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
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
禁之有隨公吏吏上或得無名兒蓄不言官
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
吏厚薄緩急觀下或有察字非是自貞或叛
或從容桂二管管容管經略使楊旻桂利其虜
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
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用事者

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類或作公屢言遠

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

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

上或有况字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

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

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

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

亂殺都護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

月自死日月或非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

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

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常自或

非是事見本集官吏刻石為詩美之詩或十

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

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

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

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

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

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温裕温下

或作遵方云作温與傳合蓋晚年皆从温世

系表云四子皆从温非也。今按上文長子

已名温質則非晚年从温也豈以皆明經女

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

昆弟五人載戡戢戰音公於次為第二公之

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戢

少府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

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先公僕射墓之左銘

曰

孔世卅八卅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為句
并蘇合切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作寡笑與言
其尚類也或作耶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
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

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洪

中丞十二字。王弘中嘗為連州司戶公為連之陽山今嘗為作宴喜亭記後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為作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為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

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祈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

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

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

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

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字吏部員遷

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字吏部員遷

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遷

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或闕

作缺改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

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得一道有

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

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

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

奏罷推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

巧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盡貧

民口今按巧貧民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

之使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推蓋與民共又

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又出

庫錢二千萬以巧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

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禁或作學。今按作

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

白疑此自浮至為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

可證不取刪耳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

浮屠老子象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以其誑

巧漁利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或作經

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

利害與人吏約放此

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
為左丞或無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
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
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
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
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
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其邪是時公方與陽
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
使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

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或在

作及知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蓋楊憑憑尹

李夷簡劾憑江西姦賊不以權臣為意又被

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

七八或無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

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

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利或

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無

利字古本偶皆閉閣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

脫漏不足為据

吏約事備下或有悉字或有復出事字。今

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

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

立殆不可學會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或無諱字

同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或作襄鄧等

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或公

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公娶其

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

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

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或脩

作循或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

是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

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

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

也史漢功臣傳末總計

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或有銘字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

有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

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北平王馬燧也少府

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燧二子彙暢暢娶盧氏生二子長敖

次繼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

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

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貢

舉窮不自存有能字或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

於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弁

罷岳燧奉朝請京師弁公之兄也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

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今按無

賜字即不成文方說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

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

子立側儀禮姆纒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

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眉眼如畫髮漆黑肌

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

。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尔髮下

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如記云王丞相於

青昧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當是時

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龍虎

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或碧

作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業或作幼子娟

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又茁鄒滑切稱

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去

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年五月公東

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

分府少傅卒哭之稱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

和五年暢卒自貞元十年又十餘年至今哭少

監焉長慶初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

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末句

六字久欲父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

以道乙循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

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

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婦隔以候知者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東吳徐氏
刊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

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尚為前太子舍人

未使南方也見公與鄭相公書元和十二年因在京師未出刺

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絳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

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

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

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

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

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

或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

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文一十或作又十今以藝

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

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

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

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

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

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澁矣本朝

王晟劉忱皆為之注解如瑤翻碧澗嵬眼傾

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

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

如此又詩曰宵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

四隅異哉樊子惟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

荒深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必出

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舍地負放

恣橫從子容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

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

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而

或曰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下蓋

疑曰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

哀南方或無嘗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還

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師或

方無出字以下文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

刺絳州或無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

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以病

或以病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

至右僕射贈某官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為山

閏五月徙鎮荆南八年二月自荆南復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

年九月卒于祖某官諱泳泳試大理評事

鎮贈司空

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

進開元中詠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

軍謀宏遠堪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

任將帥科也得有地出字皆非是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

樂問曰何加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

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後

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又哉

莫覺屬學非或作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

昌黎卷三十四

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七部

子漢其一也即公之塔新舊史有傳可考故誌云漢韓氏塔也

公諱邗薄經切字某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新舊史作繪太

祖景皇帝之第五子也為隋夏州總管。雍於衆切王孫道明唐初以

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曰雍

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五字繪子贊

淮陽王追封繪曰淮陽生景融生一景融親

益踈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

切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

為士大夫家岌為蜀州晉原尉原或康生公未

晬以卒子生一歲曰晬無家母抱置之姑氏

以去姑憐而食之音嗣至五六歲自問知本

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

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能

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

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敵浸傳之聞諸

三三

父或作嬌非是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

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容切諸父

悲喜頽語羣子弟曰吾為汝得師或語或作謂

無吾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

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為字試

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

比以書判拔萃或無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

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

鄭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鄭拜南鄭令

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

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耳傳

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袁盎還愧其吏公

此文與劉昌裔誌皆用此或無複出令辱我

三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

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

曰吾將有為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

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號節

中行辟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

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

五十一 東雅堂

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蓋

歲丙辰非歲名則為日名而在月下為是方

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李本補正月字不可曉

也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

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

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暉

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夫人高明遇

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

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酈城令激下或放芮城

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

漣洸潘皆進士漣字經野洸字正武潘字子

禮侍。漣所及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為

簡切洸音光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

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

子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

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

官卑其祠父廢今損官三代祖所立私廟子孫

此以邢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

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

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

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

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

君墓誌銘張徹為范陽府監察御

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不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徹中進士第累官至

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

史中丞元或作一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

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奏君名迹

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

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

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

平軍節度使張弘靖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

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

衣銀魚仍或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

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母侮辱轢

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轢音歷母或作

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

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

卿等以徹長者不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

殺置之於薊門館

東雅堂

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
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字即推門求出守
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
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
告字疑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
當作言如遷之別館自為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不
又云即與眾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
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日即與眾
出君與或以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
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

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新史書徹

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

削固史氏事然而改餒為飽則不若公語且

有來處此謂以肉餒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

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是或在畏上則或

有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不絕罵

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

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

帥馬僕射馬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

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

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

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
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
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
二年或作三年按鄆
帥馬摠也摠以二年秋遷右僕射明年夏召
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
而其所定之本却作四年今姑從之君弟復
蓋或喪歸踰年馬既召還乃克葬也
亦進士元和元年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
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襦薄厚作或節時
其飲食而止筋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
字去聲禮曰以其飲
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

多空青雄黃

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熏則生空
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

武都山塊方數十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

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

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

祖某父某或妻
作祖踐父休

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

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

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

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為

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
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作折缺知死不失名得猛厲
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我銘
以貞之不肖者之坦也字。或坦當割切方無者
銘以徹揭割雪折厲奪坦為韻而行生清兵
名闇貞復自為韻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
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免置魚麗
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
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
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鶴
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

墓誌銘

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

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

之襲夔生殆庶延嗣殆庶生如蘭晉卿襲夔

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世系考

永王府諮議參軍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

諱貽有文章德行府君字或復出其族世所

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夫人夫人生能配其

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

三十一 東坡堂

為士妻夫人長女壻河南侯氏主簿貞元十

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

九其年七月某日其年或作其明祔于法曹

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

為之誌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

生夫人是或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

乃及于行克嫗德門乃及或作享肅其為禮

為禮方作禮容。今以下裕其為仁法曹之

句為仁偶之方說非是

終諸子實幼瑩瑩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

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三女有從二男知教

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

累外孫累累或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

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

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為儔刻

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石寘或作誌書儔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李參軍

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為其皇祖

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翺之

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
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
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
來世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
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為之
傳焉意翺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或七或八月或一日下隴西

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

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

縣某里或作陳留縣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

德行以識其葬識或誌其世曰其世或由梁武

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有司空之後二世為刺

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嵩字玄感晉安帝時

後魏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嵩曾

孫也今云六世恐誤冲子延實都督青州刺

史延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由侯至于貝

州凡五世一作六世桃枝玄孫詔其德行曰

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其

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姒或姊其於家不敢有

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

翺集刺史將去官民相率謹誦手瓦石胥其
嚴正晦也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
出擊之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
世胥家太后盛氣胥之入又廉頗傳胥

三丹
昌黎集卷四
廉頗傳

後令註胥猶須也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

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或無何字

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立木而署

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

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加下或貝州

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

一曰為例翽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

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

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窆或人

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一無後

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字五字

惟慎子五人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

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為給事中

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翽其孫

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或無固字甚文

西曰光又甚文觀翽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

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

色云

處士盧君墓誌銘公前銘盧君夫人

故言愈於處士銘其子於陵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
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
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
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摔之卒或作牽。摔昨沒切。法曹
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
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
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
而孤母夫人憐之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女讀書學文
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

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
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
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
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又字
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
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為
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
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

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一本作于余兄孫女壻也無或

字年四十八于大曆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

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

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予以進士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年

十四為鄂岳從事觀察使辟于為從事遇方

士柳泌或作賁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

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其法以鉛滿

一鼎物一有以按中為空實以水銀實以或蓋

封四際燒為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

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

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今直

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

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

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

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

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

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

其下者顛或作巔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

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裊發且止

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

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

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

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

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

而病其家人至其有一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

且下之所服下或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

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

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宐今淮南子及內

經靈樞尚存此體疑此別本害字乃宐之訛

而方考之不詳也乃死一作乃金吾以柳泌

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

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三

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

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天不能無食當務減

節鹽醢以濟百味濟或作齊豚魚雞三者古以養

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
 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
 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
 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
 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孔毅夫雜

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
 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
 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
 硫黃邪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
 管白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白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